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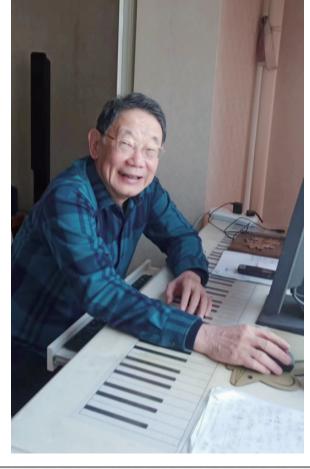
《隐患》新著悬疑重重 《天局》经典畅销百万

作家矫健退休9年:创作多部中长篇小说,担任《人民的名义》等电视剧首席策划

YMG全媒体记者 赵志杰 摄影报道

走近大家

本期人物



矫健,1954年出生,山东乳山人。著名作家,曾任烟台市文联副主席、《胶东文学》主编、烟台市作协主席、山东省作协主席团委员。

1973年,在《少年文艺》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《铁虎》。1980年毕业于烟台师专中文系(现鲁东大学文学院),后被调往烟台文联成为专业作家。

上世纪80年代,是矫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,他接连发表了中篇小说《老人仓》,带有现代派意味的短篇小说系列《小说八题》《天局》《独臂村长》《迷乱之夜》等,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河魂》《天良》和小说集《第七棵柳树》。

1982年,《老霜的苦闷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;1984年,《老人仓》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电视剧本《颤里人家》获天马影视文学奖。电视剧本《飞越》获中央电视台优秀剧本奖。

1997年,矫健的第一部商业类长篇小说《红印花》出版,获1998年山东省五个一精品工程奖。后又出版了《金融街》《换位游戏》《楼王之谜》《诡笑的稻草人》等多部长篇小说。

退休9年来,矫健担任了《人民的名义》等多部电视剧首席策划,出版了《天局》(长篇全本)、《隐患》等长篇小说,百万字新作《上海往事》已经完成大半。另有中篇小说《魔城之门》获《小说选刊》奖、《潜伏期》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。

投稿邮箱:ytwbytj@126.com
编辑微信:13954535319

《隐患》: 关注人在经济中的变异

矫健先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,他为人豪放善饮,为文大开大合,每每为读者和好友所津津乐道。

他的童年在上海度过,与巴金、峻青等文学大家是邻居。上世纪80年代,他已在文坛扬名立万,后却决然停薪留职“下海”,成为“作家中头一个经商真正赚了大钱的人”(周梅森语)。

从商8年,他带着无数丰富多彩与刻骨铭心的体验回归文坛,又游刃有余地创作了一系列与商业有关的小说。

退休后的矫健创作力不减,行文愈加挥洒自如,间或跨界做影视剧策划,作家出版社近年来为他出版了《天局》《隐患》等七本书。

谈及新著长篇小说《隐患》,矫健说:“书中有关商战的背景、重重的悬疑,却绝非狭隘的商战或悬疑等类型化小说。”

《隐患》以疫情为背景,以一个突然造访的怪老头开篇,让角色在不大的“人民饭店”中辗转腾挪,在跨越数十年的时空不断穿越。往事和故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,有利益的分割,有情感的纠葛,骨子里却依旧是现实主义的悲欢。

《隐患》中写到了主人公方圆等三兄弟在淡水市做房地产的故事,有30多年前矫健下海经商的影子。他说:“当年,我和周梅森在一个叫淡水的地方也办过公司,盖房子、卖地皮,我是董事长,周梅森是总经理。开房产公司需要与各方打交道,当时治安也不好,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……”

矫健坦言:“《隐患》中我想关注的是人性,尤其是在经济利益面前人性的变异。”

《天局》: 被《人民的名义》带火的经典

上世纪80年代,矫健先生已经是专业作家,至今已公开发表大约700万字的作品。问及心仪之作,他略一沉吟,说:“《天局》算是一个,尽管没有获任何奖项。很多作家认为好的作品,却未必获奖,这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。”

由周梅森创作和编剧、矫健担任首席策划的反腐题材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热播,带火了小说《天局》。《天局》是《人民的名义》剧情的重要线索,是剧中的“神秘之书”。

谈及《天局》,矫健回忆说:“那是1987

年,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,日本作家中野孝次送给我一副围棋。围棋是中国古代四艺之一,有着丰富博大的文化内涵。聊天时,我忽然想到可以写一篇人与天下棋的小说。中野孝次听了后也挺兴奋,说人和天下棋,有意思!”

《天局》最后写到“棋痴”混沌在严冬雪夜以石为子,与幻象中的“天”搏杀,最后充当一枚黑子,跪死在棋盘右下角,终胜天半子!

矫健说:“《天局》试图探寻人类的极致精神,体现的是一种极致追求。《人民的名义》中祁同伟并未真正读懂《天局》,也未真正领会混沌所代表的人类博大的精神追求。”

矫健与周梅森同为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,后来周梅森在矫健的影响下,一起下海,生意一度做得很大。一番商海沉浮后,这对老友又先后回归文坛,均再度取得不凡的成就。

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热播期间,作家出版社将矫健的《天局》中短篇小说集,以及他的数部商战长篇小说策划为“天局”系列出版。

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与小说《天局》,算得上一对老友下海后的又一次互相成就。《天局》在时隔数十年后成为一部畅销百万册的现象级小说,当然离不开《人民的名义》热播带来的宣传效应。然而,《天局》这一经典文本自身超越时代的生命力,同样让《人民的名义》剧情充满悬疑和张力,看点十足。

退休9年: 第三个创作黄金期的文学观

记者:矫健先生,文学评论界有个共识,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是您的第一个创作黄金期。《老霜的苦闷》《老人仓》《天局》《河魂》等长中短篇小说,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是您的第二个创作黄金期。您创作出版了《红印花》《金融街》《换位游戏》《楼王之谜》等一系列带有商业色彩的长篇小说。

让广大读者惊喜的是,您在退休后又迎来第三个创作黄金期,参与策划的影视剧本大热,作品畅销,新作不断。

您退休后的创作和生活是一种什么状态?写作,对您意味着什么?

矫健:生活中我现在很少社交和应酬,让思想沉浸在作品的人物和情节中,文气贯通。每天早上4点起床,对前一天的稿件进行修改,7点左右早餐后到海边散步,白天用两个小时完成两千来字的创作,晚上8点上床休息。日常生活上的事情,主要是我夫人彭雪行在忙。

写作是我的童子功,少年时代父亲怕我贪玩,要求我每天要写两三千字的日记,这一写居然是一辈子。写作,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对我而言,退休这个节点,没有特别的感觉和心理变化——因为没坐过班!我一辈子只上了8个月的班,就是烟台师专毕业后被分到黄务中学当乡村教师。(笑)

年轻时我曾对文友说过,献身文学,需要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和献身精神。文学评论界对我的几个不同创作时期的分析,我认同。(笑)

记者:盘点您退休9年来的成就,可以看出您的创作活力不逊色于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作家。您担任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《突围》《大博弈》首席策划。作家出版社为您出版了一系列书:有中短篇小说集《天局》《矫健中短



篇小说集》《天局》(长篇全本)《金融街》《换位游戏》《楼王之谜》《隐患》等。

读者好奇和关注的,是您下一部作品是什么?能“剧透”一下吗?

矫健:职业写作,与读者分享自己的作品、自己的思想,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,也是我创作动力之一。感谢您给我盘点了退休9年取得的一点小成绩!(笑)

从去年到现在,我一直在“闭关”创作长篇小说《上海往事》,分上中下三部,共计百万字的规模。这部书从新中国成立写到改革开放后,主要讲的是在上海的南下干部群体及其后代,他们的个人命运与波谲云诡的时代大潮澎湃交汇,演绎出的爱恨纠葛、家国情怀,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大剧。

我的父辈很多都是南下干部,我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是在上海长大的,书中有我的个人情怀和影子在。这可能是我一生最后一部大体量的长篇小说了,它承载了我的文学观和人生经验,这里就不多说了,还是出版后交给读者评判吧。(笑)

记者: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开始,魔幻现实主义、意识流等诸多外国文学思潮涌入我国,当代文坛也涌现出一批先锋派名家。尽管《天局》等作品也颇具现代派色彩,但您的作品总体还是现实主义的基调,包括您刚刚讲到的《上海往事》。您认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力是什么?

矫健:在创作之外,我很喜欢读中外的史书,这有助于我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高度,用俯视视角、宏观思维来看待和架构自己的作品。

现实主义文学是用另一种形式记录的“历史”。各种文学流派都有它的特色和吸引力,但你留意一下会发现,这些作家最后大都回归了现实主义。

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力离不开大众性——大众视角、大众喜闻乐见。任何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如果不考虑受众感受,那么它无论多么“高大上”,都很难得到当下市场的认可,更遑论长久的生命力。

记者:面对当下的万物互联时代,人工智能快速迭代,ChatGPT写作成为热门话题,有论调说:文学未来会式微甚至消失,您持何观点?

作为传统文学作家,您如何看待如今注册作者一两千万、在不同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网络文学?

矫健:未来,文学会消失吗?这是个开放式的命题。《荷马史诗》是伟大的作品,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读呢?再看看中国的古代文学,人人皆知经历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多次演变。

造纸术、印刷术的出现,每一次都对文学带来巨大的改变,这是技术层面的。其他如社会发展、文化审美变化等也在对文学发展产生影响。

当下时代,文学作品与影视剧的互动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还有手机阅读、小视频等,都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。科技进步带来传播载体的快速演变,未来,谁敢断言小说体裁会一直是主流文体?纸质书会永远存在?文学会一直存在?文学或许不会消失,但是可能会以更新的形式呈现给人们。(笑)

我读过多部大火的网文,感觉很多网络作家在情节设置、节奏把控方面都做得很好,很值得研究,这也是大量优秀网络文学作品IP化,甚至“出海”的原因。当下网络文学以影视、动漫、游戏等多种形式扩大影响力,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,其实也在佐证我上面的观点。